



圖書館角色功能不斷在演變。(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陳怡妏提供)

北市圖館員沈宗霖 回顧歷史、仰望未來，走出不同的路

文、圖／鄭宇庭

從臺中北上，和臺北市立圖書館推廣課館員沈宗霖見面的第一天，天色有點晚，外頭春雨綿綿下著，從推廣課辦公室走出來的他，有著高大的身形與自信的笑容，熱情的說：「我到總館這裡服務還不到1年耶，帶你到圖書館內走走。」沈宗霖細數自己畢業後跟圖書館的淵源，畢業後歷經科技業的洗禮，繞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圖書館工作的12年服務歷程。從剛開始在花蓮縣萬榮鄉立圖書館開始入行當起小館員，在北市圖南港區龍華分館服務時遇見把圖書館當成第二個家的孩子，他們往往因為家人做生意的關係，成為圖書館的常客，時不時就往圖書館裡跑，在這裡寫功課、也在這裡遊戲，與館員建立起關係緊密的

連結，甚至連生活問題都會詢問館員，他笑說：「孩子們跟我相處的時間，都快要比跟家人在一起還要多了。」

翻閱沈宗霖的臉書動態，發現他不但經常分享在圖書館服務的經驗、趣聞，也關注著各地圖書館的發展外，還有一個部分是沈宗霖常走訪各地圖書館的足跡，每到一個地方去旅行，他都會撥空去當地的圖書館看看，足跡已遍及130多間了。問起沈宗霖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？他提到各間圖書館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，有很多可以去學習的地方，「特別像是雲林的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，屏東的萬巒鄉立圖書館，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安分館等，都是非常好的典範，他們走出自己

的特色，與社區還有在地文化相結合，有非常活躍的館長與願意熱情投入的館員，長久處在這樣的氛圍下圖書館就可以變得不一樣了」，臺灣有非常多的鄉鎮市圖書館，「不見得都要制式化，每個圖書館都可以走出自己的風格與價值，就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圖書館經營策略跟使用方式。」

沒有離題太遠，沈宗霖用誠懇的眼神說：「我覺得每個圖書館都有適合去經營的特色，關鍵是你怎麼去定位」，傳統我們會認為圖書館是個提供書籍和資料典藏、流通與利用的場所，但在數位時代中，「書籍對每個人的運用性是越來越降低，使用者要查找資料未必一定要到圖書館來使用，很多資訊在網路上都可以查找到，雖然我們現在談到圖書館的角色，依然是以書籍的保存與利用為主，但未來我們在定義圖書館時應該可以把領域放寬，譬如可以去整理知識或協助民眾獲取與典藏知識。以圖書館經常被提及的活動來說，像是『真人圖書館』或是『作家與讀者有約』之類的講座，這些活動展示的其實是人不是書，經由圖書館的協助後，讓我們把知識重新組裝了，參加者從參與的過程中去認識這個人身上擷取出來的知識，然後去閱讀、學習與應用。」

時代在變 圖書館角色功能也在變

回到主題，圖書館的歷史演變一路走向數位時代，「回應使用者需求是促成圖書館改變最大的動力」，圖書館是被典藏及利用的地方，為了配合使用者不同的需求而做改變，並非只是閱讀推廣，是跟著歷史而有些變化的。或許是知道筆者是經營書店，沈宗霖對我說：「雖然在臺灣可以發現圖書館與書店被認為是競爭關係，但在國外有不少書店及圖書館是積極地在做整合，一起把閱讀的市場做大，譬如像西雅圖公共圖書館、紐約公共圖書館或是舊金山圖書館等，這些圖書館在館內都有附設書店，而書店本身的經營也會與圖書館做一些配合，比如說合辦一些書展，共同辦理一些講座、分享活動等，讀者在館內看到本好書、聽到場好的講座，覺得吸引他的話，會去圖書館的書店購買。」而圖書館員在閱讀專業上也有被重視、肯定及發揮影響力的必要性，「特別是在閱讀指引上，館員必須要彰顯出他們所具備的專業，可以推薦給使用者他們所需要的書。像是圖書館雜誌《Library Journal》，或是一些以書評為主的社群媒體如「Booklist、Publishers



Weekly」、「American Libraries」，也都有圖書館員所撰寫跟推薦的書評，這些都是在閱讀文化上很重要的環節。就行銷學來說，圖書館是一個品牌，而館員的專業知識及社會影響力代表的是品牌往外的延伸。」

若從使用者出發，就可以稍微談一下目前歐美盛行的新型態圖書館，比如服裝/時尚圖書館，工具/器材圖書館，廚房/廚具圖書館等等另類圖書館，沈宗霖覺得：「這些圖書館的出現，是我們對於圖書館空間的重新定義。在臺灣，我們會把圖書館跟書做一個很直覺式的聯想，對於圖書館的服務我們會想到的也是書籍的流通、書庫區、自修區、資訊檢索區等，都是跟書和資訊有關。但是在國外，他們眼中的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，圖書館實際上是被當成了社區中心，這有很大的關鍵是在於臺灣跟國外的交通環境不太一樣，像是我們鄉鎮市之間的交通可能 1~2 小時就會到，但在歐美可能要長達半天甚至更久的時間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圖書館對地方而言可能得肩負了非常多的使命。提供閱讀資源這部分就不用說了，圖書館可能還是提供居民報稅、來打疫苗、申請就業服務或救濟金的窗口，圖書館結合了一部分政府部門的服務，居民到圖書館來可以一次滿足很多的需求。」他也說到，上面所提到的工具圖書館、服裝圖書館，甚至是種子圖書館，其實都是美國幾個州公共圖書館系統的服務項目，而不是單純的商店。「傳統我們會認為，院子裡草長了或是需要裝個什麼東西，就得要去買一套除草



機或是電鑽，但現在圖書館不只是典藏書的地方，也是典藏資源的地方，民眾需要什麼東西可以嘗試到圖書館裡去付費借用，這是一個結合『共享經濟』的概念。」這是在數位時代早晚會發生的事情，當圖書館跟社區中心與共享經濟做結合後，「圖書館可以把服務變得更多元，去思考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，提供服裝、工具與廚具等更多的資源供民眾去借用，而這些器具如何操作？服裝如何搭配？館員則可以引導民眾到圖書館裡面去借書、去諮詢或是上網去找資料，館員可以將使用者的需求引導到圖書館的服務資源裡，讓這些生活的種種能更接近閱讀。」

漫談歷史 閱讀精采故事

再從使用者的觀點出發，沈宗霖提及：「我本身讀的是中古文化史跟古典文獻學，一直以來對圖書館的議題就非常關注，要講最早具有影響力的圖書館可能得要從西元前 3 世紀的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開始講起，只是那時候要進去圖書館的資格是被限定的，只有祭司、貴族還有一些被特許的學者才能夠入內。館員本身也是身兼學者



「Library x Thinking 圖書館思考」粉絲專頁。



在閱讀指引下，館員必須要彰顯出他們所具備的專業，可以推薦給使用者他們所需要的書。

的角色，負責圖書文獻的蒐集、標記、分類與整理研究的角色。經過了很久，圖書館的被使用範圍才終於擴大了，不再限制為少部分人服務，但書一直以來都被視作一種財富，甚至最後衍生成一種藏書癖。」

這裡有兩種不同的圖書館利用方式可以提供我們好好思考，「傳統中國的圖書館可以區分為皇家圖書館和私人圖書館兩種。皇家圖書館僅提供給皇室及被授予職權的高階官吏使用，而私人圖書館往往是在個人有了財富後，想透過『囤積書本』滿足自己的蒐集癖，或是藉此以壟斷部分知識的方式，像是宋朝丁顛的 8,000 卷樓、明朝范欽的天一閣、清朝楊以增的海源閣、陸心源的皕宋樓等。這類型圖書館多半不是對公眾開放，只有極少部分的人才能獲許進入，能夠獲得入內閱讀或參觀的門票也是極具殊榮。譬如藏書主人認為你博學多聞，有機會中狀元、獨佔鰲頭；或是你出身門第高貴，是千金之子，都有機會獲得入內使用的機會，但對他們而言，私人藏書彌足珍貴，普遍是『書不出閣』的，整個圖書館相對地處於靜止和封閉的狀態，無論如何書是不能帶出館外的。」

和傳統中國相較起來，歐美的知識傳播向來以貴族階級及教士團體為主，特別是「在那個公共圖書館未普及的年代，知識跟閱讀行為是貴族奢侈的專屬品，一本書的價格可能是中產階級近月的薪水，在無法負擔自行購買書籍，又想要擁有閱讀行為的情況下，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又打破階級觀念的『會員制的公共圖書館』於是產生。你只要加入該圖書館的會員，並且繳納不等的年費、通過審核，就可以『有限度』取閱或外借圖書館所典藏的書籍及使用空間。當然，對於使用及外借書籍，自然也需肩負起保管責任，對於遺失或毀損，賠償的費用與罰則更是出奇的驚人。會員制的公共圖書館有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每位會員的權利不是相同的，會員權利的大小取決於你所繳交的會費多寡，以及加入會員的資歷，最低的會費只能限定在館內閱覽，無法將圖書攜出，但如果繳交了最高的會費，並擁有了穩定的資歷，則會有如『入股』般，甚至可以參與到館藏方向的擬定及採購與審核。大概到了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，公共圖書館才逐漸開始轉型，不像早期圖書館會去篩選使用者。」關於這些圖書館歷史的有趣故事，沈宗霖建議直接搜尋網路上的「Library x Thinking 圖書館思考」粉絲專頁，那裡有更多精采的故事可看。

細說完圖書館歷史，問沈宗霖有沒有想要告訴讀者一些屬於館員有趣的圖書館故事？他指指桌上特地帶來的一本名叫《意外的管書人生：監獄圖書館員歷險記》的小說，說：「這本書借閱率不高，可是內容真的很精采，如果能夠在監獄裡當圖書館員也是種特別的經歷，他得處理各式各樣的人和情況，是真實的故事，他還得輔導男女犯人們談戀愛，甚至還得接生，因為圖書館員給人的形象就是書讀得多也懂得多囉，醫生來不了就圖書館員上去接生了。」

採訪完，走出臺北市立圖書館，感覺上了一堂精采的圖書館史，轉眼看圖書館，感受與想像也更多了。◎